

垄上读诗

一场深情的邂逅与眷恋

——赏析雷默的诗《落日》

□李汉超

雷默是中国当代新诗派的代表人物,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“新诗派”概念并持续进行创作实践。他的诗学核心是“悟空证实,由实及空”,倡导汉语诗歌写作“化古、化今、化欧美”,即在吸收古典禅意、融合时代意识的同时,借鉴西方现代诗歌与哲学养分。他将传统禅意与现代性融合的诗学探索,试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下,寻找一条本土化的新出路。

“这一刻,我看见你从牧龙河边落下去了/仿佛掉进了深渊,我却不能把你抱住//你一整天在空中踱步,此刻为何如此害羞/我凝视着你红彤彤的脸蛋,为何也脉脉含情//为什么这一天如此漫长,而这一刻如此短暂/当我还没回过神,你红彤彤的脸蛋就已不见//古往今来的爱恋也是这样吗/我多想每天见到你,直到终老”(《落日》选自《雷默新诗精选》)

这是一首短小精悍却情感真挚的诗,它以落日为核心意象,细腻地描绘了诗人对落日的独特情感,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那份深情与眷恋。通过对落日景象的细致描绘和情感的层层递进,展现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时光易逝的感慨。

全诗一共只有八行,分为四小节,每小节两行。诗歌开篇,“这一刻,我看见你从牧龙河边落下去了/仿佛掉进了深渊,我却不能把你抱住”,直接点明了诗人目睹的场景——落日西沉。“仿佛掉进了深渊”这一比喻,生动地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失落感,而“不能把你抱住”则直接地表达出诗人内心的无力与不舍。这

种情感的抒发,瞬间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惆怅的情境之中,让人仿佛能看到诗人望着落日逐渐消失时那焦急又无奈的神情。

接下来,“你一整天在空中踱步,此刻为何如此害羞”,诗人将“落日”人格化,赋予其以人的情感和行为。“在空中踱步”将落日一整天在天空中的移动形象地展现出来,而“害羞”一词则为落日增添了一抹灵动与娇羞的色彩。这种拟人化的手法,使得落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景象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感的存在。“我凝视着你红彤彤的脸蛋,为何也脉脉含情”,诗人不仅看到了落日的美丽,更在凝视中被其深深吸引,以至于自己也“脉脉含情”。这里,诗人与落日之间建立起情感纽带并产生共鸣,读者能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对落日的喜爱与倾慕。

“为什么这一天如此漫长,而这一刻如此短暂”,这一句充满了对时间的感慨。漫长的一天里,诗人或许一直在期待着与落日的这一场邂逅,然而当真正面对落日西沉的这一刻时,却觉得它转瞬即逝。这种时间和感觉上的对比,进一步强化了诗人对这一刻的珍视和不舍。“当我还没回过神,你红彤彤的脸蛋就已不见”,再次强调了时间的匆匆和美好事物的易逝,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诗人那种来不及抓住美好瞬间的遗憾。

诗的最后,“古往今来的爱恋也是这样吗/我多想每天见到你,直到终老”,诗人由眼前的落日之景联想到古往今来的爱恋。他将落日的情感与爱恋相提并论,暗示了这份对落

日的喜爱如同爱恋一般深沉而持久。“多想每天见到你,直到终老”,坦白地表达了诗人希望能与落日长久相伴的愿望,这种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,让整首诗的情感进一步得到升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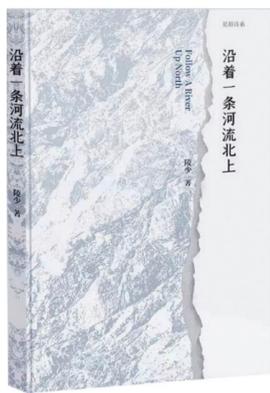
由此不难看出,《落日》蕴含着深刻的禅意。诗人以落日为意象,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。落日瞬间坠入深渊,如同美好时光短暂易逝,让人难以为之挽留,体现出世事无常、变幻不定。诗人一整天凝视落日,产生脉脉深情,象征着对世间美好事物的眷恋。诗中还将古往今来的爱恋与之类比,暗示爱恋也如落日般,充满了不可捉摸与转瞬即逝。整首诗启示人们要珍惜当下,以平和之心面对时光流转和情感聚散,在无常中体悟生命的真谛。

雷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接触《六祖坛经》《五灯会元》等禅宗典籍后,从禅师公案与语录中获得灵感,确立了“以禅入诗”的方向,主张通过日常物象的“实”呈现精神的“空”,达成“心与物的感应”。他的新诗多以自然意象为媒介,通过极简语言传递禅趣与哲思,其可贵之处在于,将禅的哲学思考与当代生活体验有机结合,将禅宗“不立文字”的思维转化为可感的意象,让读者在“看山仍是山”的日常体验中触及“空”的哲思。针对部分读者总是喜欢对事物的背后尤其是语言中去寻找意义,雷默认为:“事物的真正意义就在事物之中。事实即意义。”这种“以实证空”的写作,为当代诗歌传统与现代“东方与西方”的关系提供了可喜例证。

在文字的河流中获得栖居

——读陵少的诗集《沿着一条河流北上》有感

□何爱萍



是一条河,而不是垄上花开。

不管是垄上花开,还是一条河,这本身就是首诗。收到书的时候正是珠梅的秋季,这是我最爱的季节,一切美好的体验在此之上都是将要溢出的饱满。

陵少在《自序》中说,“北上”是他诗歌创作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。离开过家乡的人都懂,这一次打包的行囊与以前不同,这不再是与熟悉世界的告别,更多的是精神剥离之后的云游,不管是翱翔还是坠落,人到中年都需要一场淋漓尽致的述说。因此,沿着这条

北上的河,我看到了《南礼士路的春天》。

《南礼士路的春天》开篇以“中年男人”的基调为引,勾勒出一被压抑的宣泄,于是有“跑到花坛上,对着天空,尖叫”的呐喊。这种突兀的举动与春天的生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,按照中年的提法,这可能是一种困顿,也可能是一种渴望。“玉兰绽放”与“榆叶梅正艳”形成鲜明的对比,既表达了春天的时序更迭,又隐喻了生命中美与衰败的并存。而“迎春花、连翘、紫叶碧桃”被拟作“羞答答的女子从聊斋里走来”,呈现出花木的灵魅气韵,既呼应了古典文学的意象,又为异乡的春天蒙上了一层孤寂的色彩。从“南礼士路”到“故乡”,是异乡视角的展开。作者身在北方的街市,以春天为托,试图以“新芽”打破“体内长久的沉默”。这里的“南礼士路”不仅是具体的地名,更象征着漂泊者所处的陌生天地。南方故土中,“女子用颤抖的手打开忍冬卷曲的叶子”,这一动作细腻而脆弱,与中年男子的呼喊形成呼应。忍冬作为耐寒植物,比喻思想的坚韧与隐忍,而“细微的心事”则揭示出两地之间未被言说的情感牵绊。“被吹到长安街上的少年”,一个漂泊在外的人,在分裂的时空用文字描绘出一个跨越南北的春天,在衰败与盛放的辩证中,找到了中年的另一种可能。

一定要回到垄上花开,那是我认识陵少的地方,因此我在《在玉庆祥》和《故园旧事》中反复寻找那次慷慨的冬日相聚,虽然我只在作者简介中看到“垄上花开文学沙龙创始人之一”的介绍,但还是在九九、文湖、关帝、老南门……这

些久违的字眼里感受到了深深的温暖,当然,我也在作者多次书写的月光中感受到了料峭的孤独。

《小年夜,在玉庆祥饮茶》是陵少寄给我的月光。我也曾手举着相似的“玻璃缸”,在相似的夜晚围坐在茶香的微缩世界,如此境况的再现,避免了我对过往艰难的追忆,毫不费力地将玉庆祥重现在我眼前。

“紫罗兰”作为自然意象的介入,打破了传统的封闭。它不会受困于他者或自我的观测,反而“代替你,在酒中开放”,完成从无到有的弥补。不加修饰的“明月”既是实物,也是情感的载体,串联起“有”与“无”的矛盾。作者以明月喻指彼此共有的孤独,其“深浅不一”的特质,暗示了情感中无法重合的那一部分遗憾。关于诗中的孤独,我还不确定陵少笑意满怀之下的孤独从何而起,便在微信中试探陵少,终不解其深意。我只能猜测,也许文人都需要自我与世界的疏离,若即若离不彻底便是一种深刻的孤独;也有可能通过自我与他人分享也无法消解的孤独都不可追回。

不是寻常的一天,而是小年夜,不难理解玉庆祥的茶饮是对孤独现实的承接。古筝弹奏的流水、荷花、快乐与忧伤,是试图坦露的尝试,而“弹不出的”部分被作者藏进“汤色”与“月光”中。这种“藏”是将无法言说的私密体会托付于更广阔的意境,而那些不必昭告天下的心思成为个体与世界永恒的联结。正如我们,企图用独特的那一部分自我在文字的河流中获得永远的栖居。

书香荆州

钱起诗作中的荆州元素

□余大中

位列“大历十才子”之首的唐代诗人钱起,史籍虽未明确记载其任职于荆州,但他在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(738年-739年)间曾游历荆州,并与被贬为荆州长史的张九龄相互唱和。张九龄素有贤相之名,在治理荆州期间,孟浩然等文人皆曾入其幕府。当时钱起虽科举落第,却为张九龄的人格与文名所吸引。这一经历不仅体现了钱起对荆州文化圈的融入,更为其诗作注入了政治理想与个人抱负的双重内涵。本文将浅析钱起三首与游历荆州相关的诗作,另列举三首涉荆州的送别诗作,以此梳理其诗作中的荆州元素。

《适越次徐城》是钱起赴荆州旅途中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。徐城为泗州属县,是钱起进入荆州的途经之地。结合钱起的其他诗作及历史背景推断,此诗可能创作于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或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的秋季,当时他或许正赴荆州,欲与被贬为荆州长史的张九龄唱和,或寻求仕途机遇。全诗如下:“去家随旅雁,几日到南荆。行迈改乡邑,苦辛淹晦明。畏途在淫雨,未暮息趋程。穷木对秋馆,寒鸦愁古城。逢津坐为客,对酒默含情。感激知己,匣中孤剑鸣。”诗中,诗人离开家乡,追随旅雁前往南荆,途中历经艰辛,饱经风雨。通过“穷木”“秋馆”“寒鸦”“古城”等意象,营造出凄清氛围,既抒发了羁旅途中的孤独愁苦,也寄托了对知己的深切思念。

《奉和张荆州巡官晚望》是钱起拜见张九龄后,应和其《巡属县道中作》的诗作。诗中描绘了春日里荆州地方官巡视农事的情景。开篇“大清雾云雷,阳春陶物象”,勾勒天气晴朗、春雷初歇,阳春时节万物受自然陶冶的景象。“明牧行春令,仁风助生长”,则称赞荆州太守(“明牧”)施行春令,其仁爱之风助力万物生长。“时和俗勤业,播殖农壤”,体现出当时世道和顺,百姓勤于本业,在田地里辛勤播种耕耘。“阴阴桑陌连,漠漠水田广”,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桑间小路相连、水田广阔无边的田园风光。后四句“郡中忽无事,方外还独往。日暮归公署,湖山有佳赏”,写巡视结束后,郡中暂无公务,诗人独自前往郊野,日暮时分停下归车,欣赏湖山美景,展现出悠然闲适的心境。

钱起的《江陵晦日陪诸官泛舟》,描绘了他与诸位官员在江陵晦日(农历每月最后一天)泛舟的情景。开篇“节物堪为乐,江湖有主人”,点明时节景物足以带来乐趣,江湖自有其主宰者,既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之美的感知,也流露出自在豁达的心境。

钱起的《送马明府赴江陵》以离别为主题,开篇将马明府比作陶渊明,称其南行江陵时心境悠然,接着描绘了江天澄澈的秋日景致。“万室道方不鸣,双兔下处人皆静”,展现出远方村落的宁静景象。“清风高兴得湖山,门柳萧萧双翠闲”,进一步通过清风、湖山、门柳等景物,营造出一种闲适又略带萧条的氛围。最后两句“黄花满把应相忆,落日登楼北望遥”,诗人希望马明府手持黄花时能想起自己,也期待他在落日时分登楼北望,追忆过往时光,字里行间满是浓浓的思念与不舍。

《送李谏议归荆州》是钱起送别李谏议离开京城返回荆州的作品。首联“归舟向不系,纤草刺志忧”,以“不系之舟”比喻李谏议归乡的洒脱自在,又借“纤草”“忘忧”表达美好祝愿,希望他能忘却烦忧。颔联“禁掖曾通籍,江城旧列侯”,点明李谏议曾在宫中任职,如今回到荆州,仍保有尊贵身份。颈联“暮帆依夏口,春雨梦荆州”,描绘出暮色中帆船停泊夏口、春雨里梦绕荆州的画面,营造出漂泊感与思乡氛围。尾联“何日朝云陛,随君拜冕旒”,则表达了诗人的期盼:希望李谏议一同踏上朝堂,朝拜皇帝,体现了对再次相聚的深切向往。

“烂牌”入场,而她们押上的赌注,是自己的一生。

读者将通过本书,目睹武则天如何将“感业寺”的绝境,打成“日月当空”的王炸;欣赏上官婉儿如何在遭遇灭门之灾厄后,于宫廷的刀尖上舞出“巾帼宰相”的传奇;见证平阳昭公主如何以女子之身,组建“娘子军”,为大唐创立立下不世之功。她们的每一次抉择,都是一次命运的“豪赌”。唯有读懂她们的牌局,才能真正理解大唐盛世的底蕴。

古今对话:跨越千年的女性生存启示录

《红颜来处是长安》的独特价值在于,它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,更是一部映照当代的明镜。为何今天的我们仍需阅读这群唐代女子们的故事?因为太阳底下从无新鲜事,她们的困境、欲望与抉择中,或许正藏着现代女性寻求的答案。

本书的三大特色使其在众多历史类图书中独树一帜:首先是“够‘燃’也够‘真’”,拒绝戏说演绎,以正史为骨,人性为肉,展现唐代女性在权力、爱情与事业中的挣扎与突破,其真实经历比任何剧本都更加扣人心弦;其次是“能‘学’也能‘悟’”,通过观察唐代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规则中如何纵横捭阖,她们的智慧、策略与教训至今仍具借鉴价值;最后是“在‘读’她们,也在‘懂’自己”,无论是职场晋升、情感经营还是自我实现,读者都能在她们的人生故事里,找到跨越千年的共鸣与启迪。

全国妇联副主席(兼)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倾情推荐:“大唐女子,既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巾帼身影,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目光投射。我们深情凝视那个色彩鲜明的时代,其实是希望朔风狂吹,星光遍野——不是上帝说要发光,就有了光,而是每个人都生机勃勃,努力活成自己的一道光。”

《红颜来处是长安》现已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线上平台全面上市。这部融合学术深度与阅读趣味的精心之作,必将引领读者穿越历史迷雾,重新发现那些在大唐天空中熠熠生辉的璀璨红颜,在古今对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答案。

近日,中央民族大学教授、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蒋爱花推出历史新作《红颜来处是长安》。这部以唐代女性为主题的力作,凭借其严谨的史学考证与生动的叙事笔法,在学界与读者圈中引发热烈讨论,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大唐女性内心世界的窗口。

历史现场:还原真实的大唐女性群像

《红颜来处是长安》以扎实的史料考据为基础,充分展现了蒋爱花教授深厚的学术素养。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、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,蒋爱花教授将其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融入创作,同时发挥其在《百家讲坛》节目中广受好评的叙事特长,使前沿学术成果以生动可感的方式呈现。

本书致力于拂去历史传奇的尘埃,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,理解武则天、上官婉儿等唐代女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真实抉择。通过摒弃现代视角的苛责,深入理解历史语境,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考据扎实、逻辑严密的“大唐女性浮世绘”,展现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刚毅、勇敢、坚贞与坚韧。

命运博弈:一场跨越千年的大唐生存游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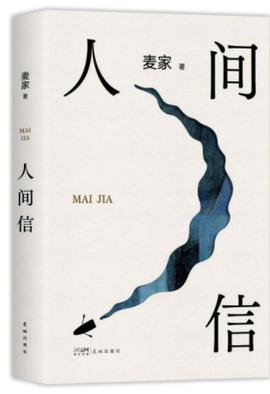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突破传统历史著作的框架,被誉为“一场来自大唐的生存游戏”。在这部作品中,有人手握“王炸”开局,有人则持一手

读书心得

破茧人间,渡往新生

——读麦家新作《人间信》有感

□姚锦



一字一叩问,一段一挣扎,麦家用《人间信》完成了一场对原生家庭创伤的集体疗愈。

“这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。”此次将笔触从传奇英雄转向普通人的内心挣扎,讲述了一家四代人半个世纪里爱恨交织的感人故事。《人间信》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传奇,只有富春江边双家村里一个个被命运刁难、欺瞒甚至诅咒的普通人。他们活在劳苦与劫难中,却依然坚持着——“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身,但有权可以选择自己出路”。

书中主人公蒋富春(以第一人称“我”出现)面对着一个“骨头轻得像棉花,额头黑得像阴

沟”的浪荡父亲。这位被当地人称为“潦胚”的父亲,新婚之夜因与朋友打赌而一夜未归;偷2岁儿子的压岁钱只为给自己买一副时表;结果把儿子弄丢了;在抓赌最严的时候仍不顾一切参与赌博。

最令人蒙羞的是,父亲在日本人进村后被抓去当挑夫,回来后因救了一个日本孩子而被冠上“日本佬”的绰号,使全家背负“汉奸”骂名。面对这样的父亲,“我”在激愤之下选择了举报父亲的赌博行为,与之决裂,背井离乡。

麦家此时深刻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:原生家庭是生活赐予的礼物,还是惩罚?这个问题直指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,也是许多人内心深处的隐痛。

《人间信》中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被辜负却有野草般生命力的女性形象。

顶天立地的奶奶在接连失去女儿和丈夫后,依然坚强地撑起整个家庭;逆来顺受的母亲面对丈夫的种种不堪,仍然日复一日地修补着残破的生活;被生活烈火淬炼成老辣模样的小妹,在困境中依然怀揣着团圆的愿望。

这些女性角色谱写了一曲韧性的赞歌。她们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,用自己的方式缝补着破碎的人生。麦家没有刻意美化她们的命运,却让读者看到了生命中最为真实而顽强的力量。

《人间信》最令人震撼的或许不是家族故事的曲折,而是它对“和解”这一主题的深刻探索。书中“我”与故乡决裂,远走他乡,甚至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。但麦家通过故事告诉我们:“决裂,并不意味着放下。人生最难的,不

是往前冲,而是回头看。”真正的和解,不是原谅别人,而是救赎自己。

这种理解打破了传统“大团圆”结局的套路,为那些受过原生家庭伤害的人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——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原谅无法原谅的,但可以选择与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平共处。

这种真诚也渗透在作品的每个字句中。《人间信》承载了无数声息歇歇,也提供了20世纪中国江南村庄的微缩样本。从富春江边人们如何将毛竹放入洪流换根变钱,到造纸作坊如何变成集体糟厂,再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如何“开始疯狂追逐金子的炽热和身子的柔软”——麦家将这些细微的生活图景巧妙地编织进人物的爱恨悲欢中。

《人间信》的书名本身即是一种寓意:既要寄信给人间,也要相信人间。这是一种历经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,也是麦家希望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的力量。

生活本身,才是对命运最好的回敬。无论是坚韧的奶奶、隐忍的母亲,还是最终选择与家人和解的蒋富春,他们都曾遭遇生活的磋磨,但最终选择咽下苦楚,缝补这破碎的人生。

麦家的《人间信》告诉我们: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,当这些伤被岁月风干,当你挺过了那些黯淡无比的时光,前行的脚步就会愈发稳固。

读完《人间信》,我们或许能够理解:所谓成长,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,而是接纳那些不堪的往事,与之和解,然后继续勇敢地向前走。